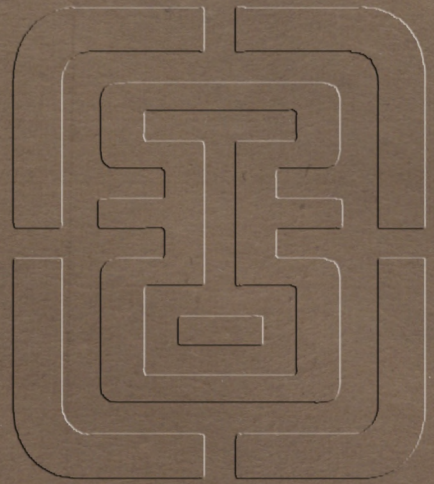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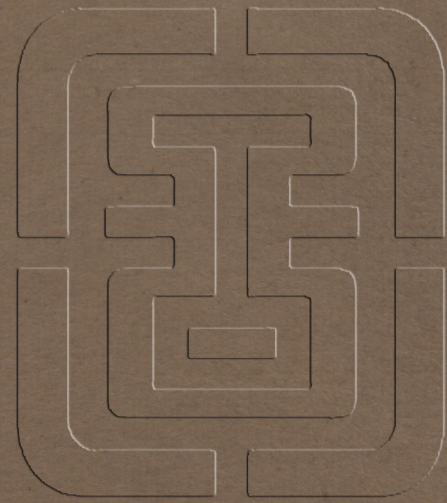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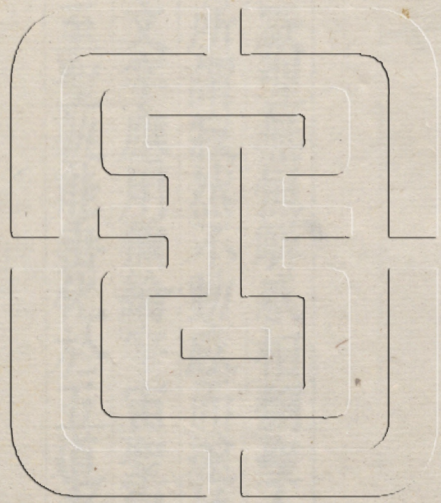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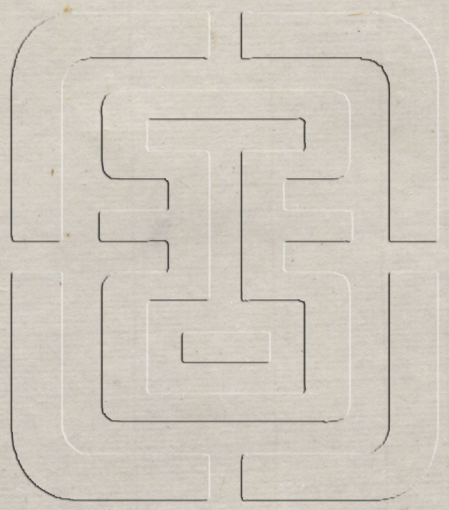
500



法苑珠林
二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

見解篇第十七

述意部

夫心識運變厥理無恒解惑相翻聖人何迹澄神虛
照應機如響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悟道緣機然
後神化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聖變隨方該羅法
界非六通之至聖孰能垂化於五道者也

引證部

如分別功德論云如來所以廣爲四部各說第一者

乃爲將來遺法之中四姓出家見解不同共相是非
自稱爲尊餘人爲卑如是之輩不可稱計故預防於
未然開其自足之路如光明之中日爲其最星宿之
中月爲其最川流之中海爲其最六天之中波旬以
爲其最色界十八天之中淨居以爲其最九十六部
之中釋僧以爲其最九十六道之中佛道以爲其最
如五百聲聞弟子之中神解各別不可具列第一如
拘鄰比丘初化受法善來之首故稱第一如憍梵鉢
提比丘善護譏嫌藏身天上故稱第一故功德論云
牛脚比丘以二事不得居世間何者此比丘脚似牛

甲食飽則呵以是二事不得居世若外道見謂諸沙
門食無時節生誹謗心是以佛遣上天在善法講堂
坐禪善覺比丘常爲衆僧作使至天上佛涅槃後迦
葉鳴椎大集衆僧命阿那律徧觀世間誰不來者阿
那律卽觀世界盡來唯有憍梵比丘今在天上卽遣
善覺命召使來善覺到三十三天見在善法講堂入
滅盡定彈指覺之曰世尊涅槃已十四日迦葉集衆
遣我相命可下世間至衆集所憍梵答曰世間已空
我不忍還欲取涅槃卽以衣鉢付於善覺還歸衆僧
便取涅槃以是因緣善護其身安處天上故稱第一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三十四
也第二論云憂留毗迦葉所以稱第一者乃宿世以來兄弟第三人常有千弟子相隨今遇佛得度俱得羅漢四事供養由此而興將護聖衆故供養中第一也第三論云舍利弗所以稱智慧第一者世尊方欲知身子智慧多少者以須彌爲硯子四大海水爲墨以四天下竹木爲筆滿四天下人爲書師欲寫身子智慧者猶不能盡況凡夫五通而能測量耶故稱智慧第一也第四論云大目犍連所以稱神足第一者世尊證說三災流行人民大飢欲反大地取地下肥以供民命佛止不聽恐損衆生又欲一手執衆生一手

反地佛復不許故知神足第一也如密迹金剛力士經云目連承佛聖旨西方有一世界名光明幡佛名光明王現在說法目連到彼聽佛語見其身長四千里諸菩薩身長二千里其諸菩薩所食鉢器其高一里目連行鉢際上時諸菩薩白世尊曰唯然大聖此蟲從何而來被沙門服行鉢際上於時彼佛言諸族姓子慎勿發心輕慢此賢所以者何今斯少年名大目連是釋迦文佛聲聞弟子中神足第一時光明佛告大目連吾土菩薩及諸聲聞見卿身小咸發輕慢仁當顯神足力承釋迦文威德目連稽首足下遶佛

七巾踊身在空廣現神足已復住佛前諸菩薩歎未曾有佛言欲試釋迦文佛音響遠近故到此土仁者不且試如來音響如來音響無限無遠無近廣遠無量不可爲喻世尊告曰云何以汝神力到此世界故是世尊釋迦文佛威德所立當遙禮釋迦文佛自當至彼假使卿身以已神足欲還本國一劫不至目連右膝著地向於東方禮釋迦文佛叉手自歸屈申臂頃卽時得至故知目連神足中第一也第五論云阿那律所以稱第一者時佛爲大會說法那律坐眠佛見謂曰今如來說法汝何以眠耶夫眠者心意閉塞

與死何異那律慙愧尅心自誓不敢復眠不眠遂久眼便失明所以然者凡有六食眼有二食一視色二睡眠五情亦各二食得食者六根乃全以眼失食故喪眼根佛命耆域治之曰不眠不可治已失肉眼無所復覩五百弟子各棄馳散倩人貫針捫摸補衣線盡重貫無人可倩左右唱曰誰求福者與我貫針世尊忽然到前取來吾與汝貫問曰是誰曰我是佛也曰佛已福足復欲求福耶曰福德可得馱耶那律思惟佛尚求福況於凡人耶心中感結馳向佛視以至心故忽得天眼重復思惟便得羅漢凡得羅漢皆有

三眼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三眼視者恐肉眼亂天眼爭功精麤以裸觀故專用天眼觀大千界精麤悉觀故言天眼第一也第六論云迦梅延所以稱善分別義第一者將欲撰集法藏心中惟曰爲人間憤鬧精思不專故隱地中七日撰集大法已訖呈佛稱曰善哉聖所印可以爲一藏此義微妙降伏外道故稱第一又佛稱仁者辯才析理解義第一也第七論云所以稱婆拘羅壽命極長者以曩昔曾供養六萬佛於諸佛所常行慈心飛蜎蠕動有形命類恒加慈愍無有毫釐殺害之想佛告阿難如我今日正壽八十

者如來隨世欲適衆生不現其異故壽八十婆拘羅者受前宿世慈心之福故年壽加倍一百六十復昔毗婆尸如來出世時有長者居明貞修稟性良謙請佛及僧九十日四事供養有一比丘來求索藥長者問曰何所患苦答曰頭痛長者答曰此必膈上有水仰攻其頭是以頭痛卽施一呵梨勒果因服病除緣是福報九十一幼未曾病患阿難問婆拘羅何以不爲人說法爲無四辯智慧而不說耶答曰我於四辯捷疾之智非爲不足直自樂靜不善憤鬧故不說法故長命省事第一也第八論云所以稱優波離持律

第一者是五百釋子剃髮師不輕不重泯然除盡佛
命善來卽成沙門佛卽授戒得阿羅漢次授五百釋
子戒優波離爲上座諸釋子言此我家僕何緣禮之
佛言不爾法無貴賤先達爲兄俛仰不已制意爲禮
卽時天地大動諸天於上讚曰善哉善哉今日諸釋
降伏貢高此意難勝故地爲動當五百釋子爲道時
亦有九萬九千人出家爲道優波離自從佛受戒已
來未曾犯如毫釐故稱持律第一又祇園精舍北有
一比丘得病經六年不差波離往問何所患苦欲何
所須曰我有所須以違佛教故不可說曰但說無苦

曰我唯思酒五升病便除愈優波離曰且住我爲汝
問佛還卽問佛有比丘病須酒爲藥不審可得飲不
世尊曰我所制法除病苦者優波離卽還索酒與病
比丘病卽除愈重與說法得羅漢道佛讚波離汝問
此事使病比丘得蒙除差又使得道若不得度後墮
三塗無有出期乃爲將來比丘能設禁法使知輕重
得濟危厄汝真持律以律付汝勿令漏失不可示以
沙彌白衣復稱第一也第九論云所以稱難隨比丘
端正第一者餘諸比丘各有相舍利弗有七相目
連有五相阿難有二十相猶難隨有三十相難隨金

色阿難銀色衣服光耀金縷履屣執瑠璃鉢入城乞食其有見者無不欣悅自捨如來餘諸弟子無能及者故稱端正第一柰女請佛於外見難陀愛樂情深接足爲禮以手摩之雖覩美姿寂無情想形相感則失不淨柰女不達疑有欲心佛知其意告柰女曰勿生疑心難陀却後七日當得羅漢以是言之知心不變故稱第一第十論云所以稱婆隨比丘解人疑滯第一者三世諸佛皆共八萬四千以爲行法衆生得道不必徧行衆行隨其所悟處以爲宗趣何者衆生結使不同病有多少垢有厚薄是故如來設教若

干或有一藥治衆病或有衆藥治一病猶六度相統一行爲主衆行悉從一行不專衆病隨起隨病所起對藥應之若計常起以無常對之若計有心起以空心對之當其無常領行萬行皆無常也猶施造八萬人萬皆爲施所造也亦猶如來八音中一音統八響一響統百教一教統百義一一相領至千萬億一音報萬億其變如是略說統行其喻亦爾此比丘專以略說爲主故稱第一也第十一論云所以稱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者五百弟子中有兩須菩提一王者種一長者種其天須菩提提出王者種所言天者爲五

百世中常生天上化應聲聞下生王家食福自然未曾匱乏佛還本國佛勅出家約身守節羸衣惡食艸蓐爲牀大小便爲藥此比丘聞佛切教退欲還家佛受波斯匿王請卽詣佛所辭退而還阿難語曰君且住一宿須菩提曰道人屋舍如何可止且至白衣家寄止一宿明當還歸阿難曰但住今當嚴辦卽往王所種種坐具旛華香油嚴飾皆備此比丘便於中止宿以適本心意便得定思惟四諦至於後夜卽得羅漢阿難白佛天須菩提已得羅漢飛在虛空佛語阿難夫衣有二種可親不可親若著好衣益其道心此

可親近若損道心此不可親近也是故阿難或從好衣得道或從五納弊惡得道所悟在心不拘形服也是故言之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也第十二論云所以稱羅雲持戒不毀第一者或云羅雲喜妄語好瞋佛捨輪王之位而作沙門東西行乞不可羞耶以嫌如來故作妄語若有人問如來所任實在祇舍而云在晝闇園實在晝闇園而言在祇園反覆妄語誑於來人阿難白佛羅雲妄語佛喚羅雲來卿實妄語耶對曰實爾我所以捨聖王位者以不可恃怙皆歸無常正使帝釋梵王皆不可保况復聖王而可恃耶佛

語羅雲我前後捨此不可稱計而汝今時方恨我耶
佛語羅雲汝取水來羅雲卽盛滿鉢水授與如來如
來執鉢水謂羅雲曰汝見此水不對曰已見佛言此
水滿鉢無所減者喻持戒完具無所損落復瀉半棄
謂羅雲曰汝見此水不對曰見之佛言此水失半喻
戒不具足復瀉水盡示羅雲曰見此空鉢不答曰已
見佛言犯戒都盡喻如空鉢復以鉢覆地示曰汝見
此不答曰已見佛言已犯戒盡當墮地獄喻鉢口向
地也羅雲自被約勅以後未曾復犯如毫釐戒故稱
持戒第一也忍行亦爲第一故舍利弗將羅雲入舍

衛城乞食時有婆羅門見羅雲在後行卽興惡意打
羅雲頭破血流汗面羅雲卽生惡念要當方便報此
怨家舍利弗已知心念爲其拭血謂羅雲曰當憶汝
父昔爲王時人來索眼卽挑眼與截手截足亦不悔
恨若爲象時以牙與人亦不厭倦汝今云何起此惡
念羅雲聞說卽自剋責我今云何惡心向彼卽忍如
地不起害心如毛髮許時打羅雲者墮無擇地獄中
以是因緣持戒忍行最爲第一也第十三論云所以
稱般陀比丘暗鈍然能變形第一者良由佛敎使誦
掃帚得帚忘掃得掃忘帚六年之中專心誦此意遂

解悟而自惟曰帚者篲掃者除篲者卽喻八正道糞者喻三毒垢也以八正道篲掃三毒垢所謂掃帚義者止謂此耶深思此理心卽開解得阿羅漢道復有婆羅門名曰梵天亦名世典博覽羣籍圖書祕識天文地理無不關練故名世典自以德高命共論議謂般陁曰能與我共論耶般陁曰我尚能與汝祖父梵天共論何況汝盲無目人乎梵志尋言卽語曰盲與無目有何等異般陁默然不對無以相訓卽以神足相答騰空去地四丈九尺結跏趺坐梵志仰瞻敬情內發時舍利弗知其辭匱現變相答若不往屈梵志

不度卽以神足作般陁形便使般陁本形不現化形問曰汝爲是天是人乎答曰是人又問人爲是男子不曰是男子又問男子與人有何等異答曰不異又問人者統名男子據形何得不異向言盲者謂不見今世後世善惡之報無目者謂無智慧之眼以斷結使也梵志心解卽得法眼淨以是因緣般陁變形爲第一也

此之羅漢且徧據一長而云第

一若論實德神解並皆第一也

如增一阿含

經云時世尊於十五日說戒時諸比丘僧及五百比丘衆從祇洹沒詣阿耨達池時龍王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觀衆空無舍利弗今無此坐佛告目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三十四
十一
連言汝速至舍利弗所以我聲告目連承教往舍衛城語舍利弗言佛呼汝來阿耨達龍王欲得相見舍利弗自解祇支帶著目連前謂目連曰汝有神足舉此衣帶結目連執帶不能移動盡力欲舉地皆大動舍利弗便舉目連著東弗于逮又以帶纏須彌山目連便舉動須彌山舍利弗復以此帶纏如來座目連遂不能動捨帶還龍王所遙見舍利弗已在前至結跏趺坐繫念在前目連白佛言我不失神足耶何以故舍利弗後沒先至佛曰不退舍利弗有大智慧佛告目連衆多比丘無恭敬心於汝言舍利弗神足勝

汝汝可於此衆中現其威力對曰承教卽於座起往須彌山頂以一足蹈山頂舉一足著梵天上踞須彌山使地六反震動時諸比丘歎未曾有目連說偈時六十比丘因此漏盡意解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告跋陀羅菩薩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此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之時家內屋宅化如蓮華從母右脇出身紫色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九十五種諸論議師無能對唯於佛所出家學道住首楞嚴三昧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歲當至雪山爲五百仙人宣揚十二部經教化令

住不退已至本生地於空野澤尼拘樓陀樹下結跏
趺坐入首楞嚴三昧身諸毛孔出金色光徧照十方
世界度有緣者身如紫金山正長丈六圓光嚴顯面
各一尋於圓光內有五百化佛一一化佛有五化菩
薩以爲侍者佛告跋陀波羅是文殊師利有無量神
通變現不可具說若有衆生但聞文殊師利名除却
十二億劫生死之罪若禮拜供養者生生之處恒生
佛家若未得見當誦持首楞嚴稱文殊師利名一日
至七日文殊必來至其所若有宿業障者夢中得
見夢中見者於現在身若求聲聞以見文殊師利故

得須陀洹乃至阿那含若出家人見者以得見故一
日一夜成阿羅漢若有深信方等經典是法王子於
禪定中爲說深法亂心多者於其夢中爲說實義令
其堅固於無上道得不退轉我滅度後一切衆生其
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墮惡
道若有受持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
鼻極惡猛火常生他方清淨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
忍又賢愚經云佛在王舍城鷲頭山中時波羅柰王
名波羅摩達王有輔相生一男兒相好備滿身色紫
金姿容挺特輔相見子倍增怡悅其母素性不能良

善懷妊已來悲矜苦厄悲潤黎庶等心護養父召相
 師令占相之相師見喜因為立字號曰彌勒其兒殊
 稱合土宜聞國王聞懼恐大奪位聞其未長當預除
 滅即勅輔相聞汝有子容相有異汝可將來吾欲得
 見時宮內人及父知王欲圖甚懷湯火餘經權計即報王言近遣
向南天國外舅家養來奉侍王其兒有舅名波婆梨在波婆富羅國
 為彼國師聰明高博智達株才五百弟子恒逐諮稟
 於時輔相憐愛其子懼被其害密計遣人乘象送之
 舅見彌勒觀其色好加意愛養敬視在懷其年漸大
 毅使學問一日諮受勝餘終年學未經歲普通經書

時波婆梨見其外甥學既不久通達諸書欲為作會
 顯揚其美遣一弟子至波羅柰語於輔相說見所學
 索於珍寶欲為設會其弟子往至于中道聞人說佛
 無量德行思慕欲見即往趣佛未到中間為虎所噉
 乘其善心生第一四天波婆梨自竭所有為設大會
 一切都集設會已訖大施達觀人得五百金錢財物
 罄盡有一婆羅門名勞度差窳於後至獨不得食唯
 與五百金錢勞度差言聞汝設施云何空爾若必拒
 逆不見給者汝更七日頭破七段時波婆梨恐有惡
 祝及餘蠱道事不可輕淡以為懼前使弟子終生天

者遙見其師愁頽無賴卽從天下來其前問其師
言何故愁憂師具廣說天白師言勞度差者未識頂
法愚癡迷網惡邪之人竟何所能而乃憂此今惟有
佛竄解頂法無極法王特可歸依時波婆梨聞天說
佛卽重問之佛是何人天卽說佛功德智慧不可稱
計今在王舍城鷲頭山中時波婆梨聞歎佛德自思
必是我書所說佛星下現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悉
有此卽勅彌勒等十六人往看相好心念難之我師
波婆梨爲有幾相我師年幾我師是何種姓我師有
幾弟子若答知數斯必是佛汝等必爲弟子遣一人

語我消息時彌勒等進趣王舍近到鷲山見佛光明
種種神異衆相赫然益以歡喜卽奉師勅遙以心難
佛遙答之一一無差淡生敬仰頭面禮訖佛爲說法
其十五人得法眼淨求索出家佛言善來鬚髮自墮
法衣在身重爲說法成阿羅漢十六人中時有一人
字賓祈奇是波婆姊子卽遣往白消息還到本國具
以聞見廣爲說之波婆聞喜卽從坐起長跪合掌向
王舍城誠心請佛唯願屈神來見接濟如來遙知屈
申臂頃來到其前禮已舉頭見佛驚喜佛爲說法逮
阿那含於時世尊尋還鷲山

唯彌勒一人不取小果
誓發大願志趣菩提也

佛告諸比丘於未來世此閻浮提土地方正平坦廣
博無有山川地生輒艸猶如天衣爾時人民壽八萬
四千歲身長八丈端正殊妙人性仁和具修十善彼
時當有轉輪聖王名曰勝伽晉書其也彼時有婆羅門家
生一男兒字曰彌勒身色紫金三十二相眾好畢滿
光明殊赫出家學道成最正覺廣為眾生轉妙法輪
其第一大會度九十三億眾生之類第二大會度九
十一億第三大會度九十億如是三會說法得蒙度
者悉我遺法種福眾生皆得在彼三會之中阿難白
佛不審從何造起名為彌勒佛言過去久遠習慈三

昧定意柔輒更無害心故字彌勒梵云彌勒此曰慈
氏故彌勒者亦是
姓也餘經云過去有佛已字彌勒值佛立願同名彌
勒字阿逸多者此云無能勝智過於人故云無能勝
也

頌曰

賢人軌玄度 弱喪升虛遷 師通資自發

神光照有緣 應變各殊別 聖錄同靈篇

乘乾因九五 逸響亮三千 法鼓振玄毅

龍飛應人天 恬智冥微妙 縹眇詠重玄

磐紆七七紀 嘉運莅中旛 挺此四八姿

映蔚華林園

感應緣

略引

晉沙門竺鳩摩羅什

宋沙門釋法顯

晉長安有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
什祖父達多個儻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羅炎聰明
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
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
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鴈法
生智子諸國娉之並皆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
以妻焉旣而懷什什在胎中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

大寺名德旣多又有得道之僧卽與王族貴女德行
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
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
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
言頃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夏產一男名弗
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
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
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
不嘗進卽勅人除髮乃下飲食次日受戒仍業禪法
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

撰述
法苑珠林卷二十四
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既
過師授其義卽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入以其
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度辛
頭河至罽賓國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卽罽賓王之
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材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
莫不該練從旦至中半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
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卽崇以師禮從受禪藏中
長二舍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
王卽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
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

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隻杭麵各二斗酥六升此
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
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
携還龜茲諸國皆聘以好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
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
護此沙彌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
數人與優波拘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
明俊又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
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卽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
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

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門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玉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勵二龜茲王必謂出我國而彼尊之是我尊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卽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筭莫不畢盡妙達言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什初學小乘後專務方等乃歎曰吾

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鋤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論等項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卽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旣至以二義相檢卽迷悶自失替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有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羣經特淡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乃更設大集請問方等經奧什爲枕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皆恨悟之晚矣

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義學十誦律有頃
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
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
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
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軀若必使大化流傳
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鑪鑊苦而無恨於是畱住龜
茲止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
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爲誓心逾固魔去
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
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

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龜茲王爲造金師子
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
悟大乘欲躬往仰禮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
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
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宵涉艱危遠萃神國
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爲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
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
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
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
有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織師織錦極令細好織師

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織師大怒乃指空示
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
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
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
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
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
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尚小乘師矣西域諸國
咸伏什神雋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
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符堅
僞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

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
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
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
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
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鄯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
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
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
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
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
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

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
茲卽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
矣當有勅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
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旣
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其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光還
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
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諫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
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凶
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
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

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
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
定也後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旣不
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
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
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
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遙園恣
變爲菴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
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
迎什入關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

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天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故不與梵本相應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贊興以佛道冲邃其行惟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

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大小乘經論凡有三百九十餘卷名在別傳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式仰諸方道俗英賢之徒如釋慧遠等學貫羣經棟梁遭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諮什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

嘔噦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熏
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
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
阿毗曇非迦梅延子所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
翻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
二卷并注維摩經出言成章無所改刪辭喻婉約莫
非玄奧什爲人神情映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罕有
其匹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勅姚主
嘗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
可使法種無嗣於是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

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
於來生耳什未終省覺四大不念口云願凡所宣譯
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
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
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卽於逍
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
宋江陵辛寺有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志行明敏
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志勵尋求以晉隆安三年
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鬼等發自長安西度流沙
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三十四
三十三
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
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慈嶺慈嶺冬夏積雪
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
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
十餘處皆漢時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雪山山遇
寒風暴起慧景噤顛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
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
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四十餘國
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
欲詣者閣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亟

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
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
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
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
燒香禮拜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
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
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
誦竟若見試者可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
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
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

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恠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徧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襟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胡語胡書方躬自書寫

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亾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王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絹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襪二合及襪藏並漢土所無旣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黑風水入衆皆惶懼卽取襪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亾共欲推之法

顯檀越勵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教僧我若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俛仰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可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岍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信敬志聞沙門遠至躬自迎慰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何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揚寺翻譯

經律論等百餘萬言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襟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其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勸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二驗出梁高僧

傳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校謄

第二十五紙二十行揚朱南藏作場

音釋

呵

抽知切 焦也

釐

呂支切 十毫曰釐

屣

踈士切 屣屬

篲

徐醉切 帚也

蹴

六

切

踐

初權切 施也

蠱

左道惑人也

以

眈

公切 俗

個

他

歷

切 儻卓異貌

隙

綺戟切 也

惋

烏貫切 懷歎也

腊

乾肉也

縞

老

宵

烏皎切 淡遠也

鄣

時戰切 障也

狼狽

狼盧當切 狽當切

揆

渠委切 度也

翹

渠亮切 也

切

白

蒞

齒改切 香艸也

紕

匹夷切 疏也

翮

下華切 鳥羽也

翹

渠亮切 也

常

熟居士嚴澤施贊列此

法苑珠林第三十四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

州趙之昂書

溧水毛詩賦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宿命篇第十八

述意部

夫業行參差宿緣之途非一壽命修短明昧之理無恒良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爽或有憶識多劫或有緣念累代或有但記一生或有唯知現在所以凡聖殊隔宿命延促雖復拓神感聖習氣尚存除惑見理戲心猶在自非位登十地行滿三祇奚能永斷習因感茲勝報也

引證部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論云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然微細故不別說之如上天報中已具說之亦同下傍生鬼趣中迷故婆沙論云所以者何非田器故有勝觀相聞語智等所覆損故有他心通及願智等所映蔽故評曰應作是說於四趣中生處得智各知五趣於理無違第二問人趣亦有本性念生智類應能知他心等何故不說答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餘復次少故不說謂人趣中得此智者極少有故而不說之如婆沙論說此皆從不惱害業能生此智若

有衆生能護身口不惱他者在母胎時其必寬容不為冷熱二觸母腹不淨惡血所困至出胎時又復不為產門逼迫令心錯亂以是因緣覺了惺悟念知前事今不知者良由違前法故忘失錯亂故不能知也問曰各知幾趣耶答曰還如婆沙論說天知五趣人知四趣除天鬼知三趣畜生知二趣地獄唯知地獄之事由勝故上得知下下由劣故不知上問曰若由劣故不知上者何故經說善住龍王伊鉢羅龍王等能知帝釋勝人心之所念耶答曰如婆沙論說此等皆是比知非是正知如彼帝釋欲與修羅戰時善住龍

王背上諸骨自然出聲彼卽念言我今背骨出大音
聲定知諸天必欲與彼修羅共鬪定當須我作是念
已卽便向彼帝釋邊去又如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
龍王背上自然有其香手現彼則念言我今背香
手現定知帝釋欲戲園林必當須我作是念已卽自
化身作三十二頭通其舊首合有三十三頭於彼一
一頭上各出六牙一一牙上各出七大寶池一一池
中各出七莖蓮華一一蓮華各出七葉一一葉上出
七寶臺一一臺中起七寶帳一一帳內有七天女一
一天女有七侍者一一侍者有七妓女一一妓女皆

作天樂作是化已屈申臂頃往詣帝釋殿前而住帝
釋見已卽與眷屬升其常頭之上自餘三十三天輔
臣各將眷屬升餘三十一頭之上升已卽便舉身凌
空迅疾往詣遊戲之處以此驗知亦是比知非是正
知也以此引事證知上得知下下不知上也然此理
未盡如下狼知女心殺兒而去此卽下亦知上何言
下不知上耶且處從多而說上得知下下不得知上
若細尋求上下通知不可具引又新婆沙論云如王
舍城內有一屠兒名曰伽吒是未生怨王少小知友
曾白太子汝登王位與我何願太子語言當恣汝請

後未生怨害父自立伽吒於是從王乞願王便告曰
隨汝意求伽吒自言願王許我王舍城中獨行屠殺
王遂告曰汝今云何求此惡願豈不怖畏當來苦耶
屠兒白王諸善惡業皆無有果何所怖畏王遂告曰
汝云何知伽吒白王我憶過去六生於此王舍城中
當行屠殺最後生在三十三天中多受快樂從彼天
歿來生此間少小與王得爲知友故知善惡其果定
無王聞生疑便往白佛佛告王曰此事不虛然彼屠
兒曾以一食施與獨覺發邪願言使我常於王舍城
內獨行屠殺後得生天由勝業因果遂其願彼先勝

業與果今盡却後七日定當命終生號叫地獄次第
受先屠業苦果是故此智極知七生復有說者此極
能憶五百生事謂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墮餓
鬼趣念彼所受饑渴苦時徧身流汗澁心怖惱息諸
事業精進熾然後經多時得預流果復有苾芻自憶
過去五百生中墮地獄趣念彼所受地獄苦時諸毛
孔中徧皆血流身及衣服非常臭穢每日詣水澡浴
浣衣衆人謂之計水爲淨又薩婆多論問曰願智宿
命智有何差別答宿命智知過去願智知三世宿命
智知有漏願智二俱兼知宿命智知自身過去願智

自他兼知宿命智知一身二身次第得知願智一念
超知百劫古時畜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所以不能
語謂劫初時先有人天未有三惡盡從人天中來以
宿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道中來是
以不語又婆沙論說謂於生處自性能知過去宿命
及知他心於其生處不假修因自性而知此智徧通
五趣然有強弱二塗及天此四趣中作用則強若在
人趣用則微弱何故如是爲人趣中有瞻相言智及
有修禪發智乃至他心法等智爲此等智之所覆隱
是故雖有作用微隱不現如新婆沙論云若論有情

見險隘處修令寬博使往來者無有艱難由彼業力
在母腹中無迫窄苦故得此智或有餘說若諸有情
施他種種大妙飲食由彼業力能引此智若諸有情
不造惱害他業恒作饒益他事由斯業故在母腹中
不爲風熱痰陰病等之所逼切後出胎時無迫窄苦
是故能憶諸宿住事故有是說若諸有情住在母胎
及出胎時不受衆病迫窄苦者皆應能憶過去生事
但由母病及迫窄苦皆悉忘之第三鬼趣中亦有生
處得智知他心等云何知然昔有女人爲鬼所魅羸
瘦將歿咒師問鬼汝今何爲惱此女人鬼便報言此

女過去五百生中嘗害我命我亦過去五百生中嘗害彼命怨怨相報于今未息彼若能捨我亦捨之呪師因報彼女人曰汝若惜命當捨怨心女人報言我已捨矣鬼觀女意都不捨怨恐命不全妄言已捨遂斷其命捨之而去第四畜生趣中云何知有宿命智答如婆沙論中昔有一女置兒在地緣行他處時有一狼將其兒去其母見已趨而語言汝狼何以將我兒去狼卽報言汝是我怨曾於五百生中嘗食我兒我今還欲於五百生殺害汝子此乃怨讐相報理當法爾何以生瞋作是報已復更語言若汝能捨怨害

者我則放汝之子兒母報曰我捨怨心時狼卽便起坐思惟觀彼女人之心仍知不捨還復語言汝雖口言心猶不捨作是語已卽便斷其兒命而去此乃自識宿命亦知於彼女人之心此爲良驗自餘鬼及天趣並識宿命及知他心前後諸篇經論具說不煩重述然此二智非是種智論他心宿命二種智唯據靜慮禪定發得此乃報得行在散心故知非也第五地獄趣中云何得有自性宿命智生答如涅槃經中五百婆羅門爲彼仙育國王殺已至於地獄發三善念憶本所作卽其驗也又如論說地獄衆生亦能念知

獄卒等心亦是其驗也

宿習部

如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爾時衆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行竹園間緣樹上下聲如獼猴或旋三鈴作那羅戲時諸長者及行路人競集看之衆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獼猴聲者闍崛山八萬四千金色獼猴集菩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衆各作是言沙門釋子猶如兒戲幻惑衆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鳥

獸而作非法如是惡聲徧王舍城有一梵志上啓大王頻婆娑羅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卽勅長者迦蘭陀曰此諸釋子多聚獼猴在園中爲作何等如來知不長者啓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獼猴一時歡喜諸天雨華持用供養爲作何等臣所不知爾時大王前後導從往詣佛所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衆同於金色尊者蜜多及八萬四千獼猴亦作金色時諸獼猴見大王來作種種變中有採華奉上大王者大王見已與諸大衆俱至佛所爲佛作禮右遶三匝却坐一面白佛言此諸獼猴宿有何福

身作金色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蜜多復宿殖何
福生長者家出家學道復有何罪雖生人中諸根具
足不持戒行與諸獼猴共爲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獼
猴使外道笑惟願世尊爲我分別令我開解佛告大
王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
量億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然燈彼佛滅後有諸比
丘於山澤中修行佛法堅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卽
得阿羅漢時空澤中有一獼猴至羅漢所見於羅漢
坐禪入定卽取羅漢坐具披作袈裟如沙門法偏袒
右肩手擎香鑪遶比丘行時彼比丘從定覺已見此

獼猴有好善心卽爲彈指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應發
無上道心獼猴聞說歡喜踊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
起復採華散比丘上爾時比丘卽爲獼猴說三歸依
爾時獼猴卽起合掌白言大德我今欲歸依佛法僧
比丘爲受三歸已次當懺悔具說罪業我得羅漢能
除衆生無量重罪如是慇懃二爲懺已告獼猴言法
子汝今清淨是名菩薩汝今盡形壽受五戒已求阿
耨菩提爾時獼猴依教受已發願已竟踊躍歡喜走
上高山懸樹陰處由受五戒破畜生業卽生兜率天
上值一生補處菩薩爲說無上道心卽持天華下空

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已即便微笑告言天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終不相捨而說偈言

業能莊嚴身 處處隨取趣 不失法如券

業如負財人 汝今生天上 由於五戒業

前身落獼猴 從於犯戒生 持戒生天梯

破戒為鑊湯 我見持戒人 光明莊嚴身

七寶妙臺閣 諸天為給使 眾寶為牀帳

摩尼華瓔珞 值遇未來佛 娛樂說勝法

我見破戒人 墮在泥犁中 鐵犁耕其舌

臥在鐵牀上 融銅四面流 燒煮壞其身

或處於刀山 劍林及沸屎 灰河寒冰獄

鐵丸飲融銅 如是等苦事 常為身瓔珞

若欲脫眾難 不墮三惡道 遊處天上路

超越得涅槃 當勤持淨戒 布施修淨命

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獼猴天子白言大德

我前身時作何罪業生獼猴中復有何福值遇大德

得免畜生生於天上羅漢答言乃往過去此閻浮提

有佛出世名曰寶慧如來至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

比丘名蓮華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為親友邪命

諂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落阿鼻獄如蓮華敷滿十

八隔具受諸苦壽命一劫盡更生如是經歷諸大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吞飲融銅經八萬四千歲從餓鬼出復墮牛猪狗猴中各五百身緣前供養持戒結誓要重今復遇我得生天上持戒比丘卽我身是放逸比丘卽汝身是獼猴天子聞此語已心驚毛豎懺悔前罪卽還天上佛告大王彼獼猴者雖是畜生一見羅漢受持三歸及以五戒緣前功德超越千劫極重惡業得生天上值遇一生補處菩薩從是已後值佛無數淨修梵行具六波羅蜜住不退地於最後身次彌勒後當成阿耨菩提佛號

師子月如來佛告大王欲知彼國師子月佛者今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王聞此語卽起合掌徧體流汗悲泣雨淚悔過自責向婆須蜜多頭面著地接足爲禮懺悔前罪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者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柰國拘睺彌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犯諸重禁狂愚無智如癡獼猴見好比比丘視之如賊時有羅漢比丘尼名善安隱具爲說法復懷忿恨時羅漢尼見諸惡人丕生善心卽起慈悲身升虛空作十八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散阿羅漢尼上願

我生生身作金色前所作惡今悉懺悔時諸惡人身
壞命終墮阿鼻地獄次第經歷至九十二劫恒處地
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恒爲餓鬼從餓鬼出一千身
中常爲獼猴身作金色大玉當知爾時八萬四千犯
戒尼罵羅漢尼者今者會中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
是也爾時供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猴
因宿習故持華持香供養大王爾時汗彼比丘尼者
今瞿迦梨及五百黃門是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
可不慎爾時王聞佛說對佛懺悔慚愧自責豁然意
解成阿那含王所將八千人求佛出家並成羅漢餘

一萬六千人皆發菩提心八萬諸天亦俱發心八萬
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遶佛千匝向佛
懺悔各發無上菩提心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當生兜
率天上值遇彌勒得不退轉更過百萬億那由他阿
僧祇恒河沙劫當得成佛八萬四千次第出世同共
一劫劫名大光同名並金光明如來又處處經云佛
言有憍梵鉢提已得阿羅漢道反作牛齡弟子問佛
何以故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七百三十世作牛
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作齧食若依智度論問何以
作牛答由過去世經他穀田取五六粒粟口嘗吐地

撰述
以損他粟故作此牛由作牛多身故牛腳齧食也

五通部

如菩薩處胎經云爾時有妙勝菩薩白佛言世尊五
通菩薩修習何法得神通道佛告妙勝此欲界中善
男子善女人不須眼通生便徹見一閻浮內衆生之
類麤細好醜城郭樹木或有人眼能觀二三四天下
不須眼通生便觀見或有人不須眼通耳通清徹聞
一天下男聲女聲一切音聲卽能別知一不修耳通
一一曉了或有人不習不學自識宿命吾從某處來
生此間父母種族名姓盡能別知或有人不修習神

通知他人心行善惡趨向生處有緣衆生無緣衆生
並悉能知或有人身能飛行周旋往來不修身通身
便能飛無所觸礙履空如地履地如空佛告善男子
善女人修眼聖通除色斷垢三空定門便能得見一
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或有聞一天下千
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一切諸聲善惡六道
悉能曉了或有人除去識垢內外無瑕得意聖通自
識宿命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
母眷屬國土清淨悉能識知或有人修十神通解知
法性强記不忘便能得知他人一念一生二生乃至

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名姓
種族皆悉知之或有人思惟法觀以心持身以身持
心睡眠覺悟意想如空便能舉身一天下二天下乃
至三千大千刹土入地如空山河石壁無所罣礙或
有人臨當成佛以智慧力除衆生垢坐樹王下不起
于座故得成佛六通清徹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凡夫所得通 猶如諸飛鳥 有近亦有遠
不離生死道 佛通無礙法 真實無垢穢
念則到十方 往返不疲倦 以慈念衆生
得通無罣礙 仙人五通慧 轉退不成就

我通堅固法 要入涅槃門

爾時座中有菩薩名曰普光前白佛言未審六通識
法是一是若干若識是一法如來金色神足道場遊
諸佛刹為識致身為身致識若身致識則無六通若
識致身此名一法無身無識惟願世尊報我此義佛
告普光菩薩汝所問義為第一義問為世俗義問若
世俗義問識法若干無有定相若第一義問則無身
無識何以故分別識法自性空寂無來無去亦無染
著汝問金色此有為法五陰成就非自然法非第一
義我今為汝說識想法菩薩六通身識共俱非識先

身後非身先識後何以故法相自然識不離身身不離識猶如二牛共其一軛若黑牛前白牛後則種不成就若白牛前黑牛後種亦不成非黑牛前白牛後非白牛前黑牛後則種成就神足道果亦復如是身識其俱無有前後中間如來色身有前有後有中間此世俗法非第一義於空寂法無有若干頌曰

善惡宿熏習

感報各殊方

曾為鬼害怨

或作狼讐殃

屠兒憶殺業

須蜜戲獼猴

宿祐除患者

在處遊天堂

觸類興清遘

目擊洞兼忘

凡聖欽嘉會

賢愚慶流芳

四生行善業

六趣感神光

苦樂雖殊別

同知命短長

感應緣

略引九驗

晉羊太傅

晉瑯琊王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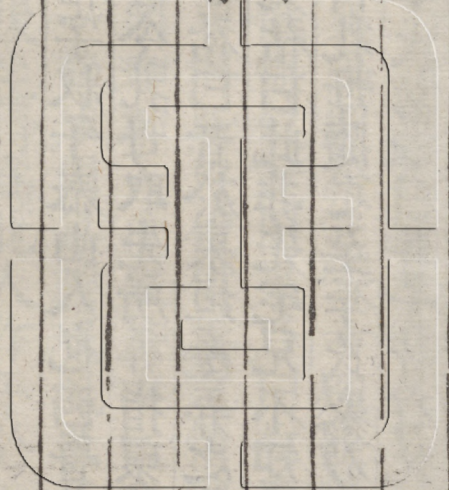
晉河內向靖

宋釋曇諦

魏釋乘師

隋崔彥武

唐釋道綽



唐劉善經

魏釋玄高

晉羊太傅祐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祐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祐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逕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小環李氏驚悵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亾亾後不知環處此亾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持環走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說祐言李氏悲喜遂欲

求祐還為其兒里中解諭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項意其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為荊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祐默然後因懺悔叙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慙懃重也

晉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梵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為弟子子耳頃之沙門

病亾亾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之奇珍銀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卽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梵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爲大名云云

晉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任吳興郡喪數歲女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恠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見大

喜卽取先者曰此是見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

先身

右三驗出冥祥記

宋崑崙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尚是諦沙彌爲衆

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碧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記周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

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元魏之時有北代乘禪師常受持法華精勤不懈命終中陰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業不願處俗其父任北肆州刺史其第五即隨任便往中山至七帝寺尋得前世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度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即我身是吾房中靈机可速除却弟子聞驗抱師悲慟哀傷入眾道俗奇恠將為大徵父母戀惜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獸離恒樂靜居

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為人婦今知家

處因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客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以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武曰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穴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崔尚書敦禮說云然往年見盧文勵

說亦大同但言齊州刺史不得姓名未如崔具故依

崔錄

右一驗出冥報記

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也清約雅素慧悟天開承昔鸞師專崇習業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土當成但餘報未盡并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士女等衆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蓮華乾地而挿者經七日乃萎及餘善相不可殫記至年七十忽然亂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報力增強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斯嘉應也

右

驗出唐高僧傳

唐汾州隰城人劉善經少小孤母所撫育其母平生恒習讀內典精勤苦行以貞觀二十一年亡善經哀毀過禮哭聲不輟至明年善經恍惚之間見其母曰我為生時修福得受男身今生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可即至彼也言終不見善經如言而往不移時而至彼於是日宋家生男善經因奉衣物具言由委此男見在善經恒以母禮事之隰州沙門善撫與善經知舊見善經及鄉人所說為余令言之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

於同村馬家為兒馬家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為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左肋作一大黑子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孃為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于今現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

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至誠篇第十九之一

述意部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三十五
夫至誠所感無神弗應大士運心無機不赴勵已剋
意盡未來際所以一一弘誓莫不忍智相應心心廣
博皆在阿惟越致自非立行重於松筠起願逾於金
石歿命護持深心救濟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
有此則功被三祇果周十地也

求寶部

大志經云昔有國名歡樂有居士名摩訶檀妻名梅
陀生一子姿容端正世間少雙墮地便語發誓願言
我當布施濟益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十七爲眾
生故發意入海取明月寶珠以濟衆生初入海中至

白銀城龍王與明月珠有二十里寶前行復至金城
龍王與明月珠有四十里寶復前行至水精城龍王
與明月珠此珠有六十里寶復前行至瑠璃城龍王
與明月珠此珠有八十里寶龍王遂發願言後得道
時願我爲弟子淨意供養過於今日令長得智慧大
意受珠而去欲還本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共議
言我海中雖多衆珠名寶無有此珠便勅海神要處
奪取神化作人與大意相見問言聞卿得奇異之物
寧可借視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使珠
墮水大意自念王與我言此珠難保我幸得之今爲

此子所奪非翹也卽語海神言我自勤苦經涉險阻
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杼盡海水海神
知之問言卿志竒高海深三百三十六萬由旬其廣
無涯柰何竭之如日終不墮地如大風不可攬東日
尚可墮風尚可攬大海水不可杼令竭也大意笑答
之言我自念前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於須彌山
其血流過五河尚欲斷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
可杼我昔供養諸佛誓願言令我志行勇於道決所
向無難當移須彌山竭大海水終不退意使一心以
器杼海水精誠之意四天王來助大意杼水三分已

二於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議言今不還珠者非
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室海神於是便出衆寶以
與大意大意不取但欲得我珠終不相置海神知其
意盛便出珠還之大意得珠還其本國恣意大施自
是以後境界無復饑寒窮乏之者佛告諸比丘昔大
意者我身是也阿難白佛以何功德致此四珠衆寶
隨之佛言乃昔維衛佛時大意當以四寶爲佛起塔
供養三尊持齋七日是時有五百人同時共起寺或
懸繒蓋然燈者或燒香散華者或供養比丘僧者或
誦經講說者今皆值佛並悉得度故僧祇律云時海

神便作是念假使百年杼此海水終不能減毛髮許感其專精卽還其實是時海神爲婆羅門而說偈言

精勤方便力 志意不休息 專精之所感

雖失復還得

求戒部

如禰譬喻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外國更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間有羅刹難不可得過薩薄遊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上坐云賣五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難薩薄欲買問齋幾錢答金錢一千卽

就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間見有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如蓑眼如赤丁舉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鼓鰓仰接飛鷄蹈地沒膝口熱血流羣衆數千直捉薩薄薩薄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刹聞此永不肯放薩薄聊以兩捲杖之捲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脚踏頭衝拔復不出五體沒鱗甲中唯背得連羅刹以偈語薩薄言

汝身及手足 一切悉被羈 但當去就死

跳踉復何爲

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

我身及手足 一時雖被繫 攝心如金石

終不為汝棍

羅刹又語薩薄曰

吾是鬼中王 為人多力脅 從來食汝輩

不可得稱數 但當去就死 何為自寬語

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曾乞人我今

當以乞此羅刹作頓飽食即說偈曰

我此腥臊身 久欲相去離 羅刹得我便

悉持以布施 志求摩訶乘 果成一切智

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
向其謝曰

君是度人師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訶乘

成佛當不久 是故自歸命 頭面禮稽首

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

修功德遂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議勸諸行者堅

持禁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求忍部

如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
噓人强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

坐久疲懈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虵七寶襪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為船飾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其皮龍自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此人為持戒故一心受剝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翹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我此身以施諸蟲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克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命終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

死不犯況復於人寧容故犯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過去有一黑虵蜚一犢子還入穴中有一呪師以粘羊呪令出穴不能令出呪師便於犢子前然火呪之化成火蜂入虵穴中燒虵虵不堪痛然後出穴粘羊以角抄著呪師前呪師語言汝還舐毒不爾投此火中黑虵即說偈言

我既吐此毒 終不還收之 若有死事至 畢命不復迴

於是遂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爾時黑虵者今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苦猶不收毒況今更取所棄之藥

求進部

如禰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時亦復曾於迦尸國毗提醯國二國中間有大曠野有惡鬼名沙吒盧斷絕道路一切人民無得過者有一商主名曰師子將五百商人欲過此路諸人恐怖畏不可過商主語言慎莫怖畏但從我後於是前行到于鬼所而語鬼言汝不聞我名也答言我聞汝名故來欲戰問言汝何所能即捉弓箭而射是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刀器杖亦入鬼腹直前拳打拳復入去以右手託右手亦著以右脚踏右腳亦著以左脚踏左腳亦著又以頭

打頭亦復著鬼作偈言

汝以手脚及與頭

一切諸物悉以著

餘外何物而不著

商主說偈而答言

我今手足及與頭

一切財錢及刀杖

此諸襍物雖入沒

唯有精進不著汝

精進若當不休息

與汝鬪諍終不廢

我今精進不休息

終不於汝生怖畏

時鬼答言今為汝等故五百賈客盡皆放去

求定部

如新婆沙論云魔王遂見菩薩坐菩提樹端身不動

誓取菩提速出自宮往菩薩所謂菩薩曰刹帝利子
可起此座今濁惡時衆生剛強定不能證無上菩提
且應現受轉輪王位我以七寶當相奉獻菩薩告曰
汝今所言如誘童子日月辰星可令墮落山林大地
可昇虛空欲令我今不取大覺起此座者定無是處
後魔將三十六俱胝魔軍各現種種可畏形執持戰
具色類無邊徧三十六踰繕那量俱時奔翹菩提樹
下惱亂菩薩皆不能得菩薩身心不動逾於蘇迷山
也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校論

第二十一紙 七行當疑 該作嘗
第二十三紙 十六行此 疑當作此

音釋

拓 他各切 迫 迫博陌切 窄 窄狹切 韌 於革切 韋 丑刃切 券 去

切契 睽 失冉切 齧 丑之切 食 巳 韆 於革切 韋 丑刃切 券 去

也 枯 胡古切 瑯 瑯以切 瑯 瑯以切 瑯 瑯以切 瑯 瑯以切 瑯 瑯以切

屬尾能 鏤 盧侯切 碧 離灼切 莖 直良切 疋 居矣切 彈 切

切盡 齧 初靱切 輟 朱劣切 淦 扶雨切 娠 失人切 扞 與

也 引而 鯁 蘇來切 魚 止也 鷓 於鳥名切 叔 初加切 踰 徒合

也 居宜切 跳 跳田切 跳 跳田切 跳 跳田切 跳 跳田切 跳 跳田切

切春腥臊腥臊經切蛰陟列切粘公戶切舐甚余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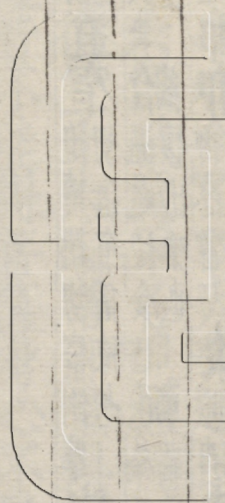
取物也

常熟居士嚴澤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三十五卷

州趙之昂書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至誠篇第十九之餘

求果部

如禰寶藏經云佛法寬廣濟度無涯至心求道無不獲果乃至戲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時有老比丘年已朽邁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聞說四果心生美尚語少比丘言汝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我諸少比丘嗤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聞其此語歡喜即設種種餽饍請少比

丘求乞四果諸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丘語言大德汝狂此舍一角頭坐當與爾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如語而坐諸少比丘即以皮毬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雖與爾須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次當與爾斯陀舍果時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復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毬打頭而語之言與爾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舍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我當與爾阿那舍果

時老比丘如言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毬打而語之言我今與爾第三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信受倍加至心即時復證阿那舍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當與爾阿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皮毬撩打其頭而語之言我今與爾彼第四果時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甚大歡喜設諸餽饈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音咸皆謝悔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三十六
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念善乃至戲弄猶獲實報
況至心也又禰寶藏經云若人求道要在精誠相感
能獲道果如往昔時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
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老比丘次到
其舍年耆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齋食已訖求老
比丘爲我說法獨敷一坐閉目靜默時老比丘自知
愚闇不知說法趣其睡眠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
思惟有爲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卽獲
初果旣得果已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審已
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慙恥復棄藏避而此女人苦求

不已方自出現女人於時具論上恩來蒙得道果故
齋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深自剋責卽
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濟難部

如僧伽羅刹經云昔者菩薩現爲鸚鵡常處于樹風
吹彼樹更相切磨便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焚一山鸚
鵡思惟猶如飛鳥軀止于樹故當反復起報恩心何
況於我長夜處之而不滅火卽往詣海以其兩翅取
大海水至彼火上而灑於火或以口灑東西馳奔時
有善神感其勤苦尋爲滅火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

林林中有一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返
 疲乏不以為苦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答曰
 我救此林愍眾生故此林蔭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
 我諸種類及諸宗親皆悉依仰我有身力云何不救
 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至幾時雉言以死為期天帝
 言誰為汝證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願火即
 自滅是時淨居天知雉弘誓即為滅火始終常茂不
 為火燒故經云人有善願天頌曰必從之其言驗矣

志誠抱冰雪 暮齒迫桑榆 太息波川迅
 悲哉人代拘 歲聿皆採穫 冬晚懼嚴枯

精誠求施戒 忍精定慧眸 結侶同共遠
 勝地心相符 商人不顧死 羅刹未能逾
 求寶竭大海 神怖捧明珠 寄言求道者
 立志菩提株

感應緣 詳夫古今無問道俗但有至誠勉必感徵但列外中有二內中十一內外合說略述一十四驗

晉明帝殺力士含玄
 楚熊渠夜行射石
 楚干將莫耶藏劍
 宋韓馮妻康王奪

宋伏萬壽念觀音

宋顧邁念觀音

宋沙門慧和念觀音

宋韓徽念觀音

宋彭子喬念觀音

趙沙門單服松吞石

唐董雄念觀音

唐沙門道積諫志

唐沙門法誠誦經驗

唐比丘尼法信經驗

晉明帝殺力士含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卽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始絕尋後見玄絳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含玄緩我少時而死右一出宛竟志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没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射之矢摧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爲之開況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楚干將莫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其

劍有雄雌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卽將雌劍往見楚王楚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雄雌雌來雄不來王怒誅殺之莫耶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覩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則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欲報讐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去入山

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耶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僵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蹕出湯中躡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頸頭復墮湯三皆俱爛不可識別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宋時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因之論
爲城旦妻密遺馮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澗
日出當心旣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
臣賀對曰其雨淫淫言秋且思也河大水澗不得往
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馮乃自殺其妻乃
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因投臺下左右攬之衣
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
屍骨賜馮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之塚相望也曰爾
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塚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
便有交梓木於二塚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以相

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
上晨夜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
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今睢陽有韓馮城

其歌謠至今存焉

右三出
搜神記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爲衛府行
參軍假訖返州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
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
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船中數人
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陽火
也迴舫趨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

方悟神力至設齋會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爲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發石頭城便逆湖朔風至橫決風勢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壯邁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徧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旣而中流屢聞奇香芬馥不歇邁心獨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宋沙門慧和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宋義嘉難和猶爲白衣隸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值諜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諜衆離散各逃艸

澤和得竄下至新林外會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衣提藍負擔若類田人時諸游軍捕此蔽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略因被笞掠登將見斬和自散走但恒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旣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於支江其叔幼宗宋末爲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

桔甚嚴須考畢情黨將悉誅滅微惶迫無計待斯而已微本嘗事佛頗諷讀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徧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咤之聲已而視其鎖鏗然自解微懼獄司謂其解截遽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鑠微如常諷誦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王玉取鎖詳視服其通感卽免釋之微今尚在勤業殊至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子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經出家未幾還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

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徧疲而晝寢時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臥有湘西縣吏杜道策亦繫在獄下寐下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形而已道策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脚外而械雍猶在焉道策驚視始畢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子喬有所夢不喬曰不夢道策如向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欲叛乃解脫械雍更著經四五日而蒙釋放琰族兄璉親識子喬及道策聞二人說皆同如此

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云燉
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窮栖巖谷故先斷穀食初進
麵三年後服練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小石子石子
下輒復斷酒脯襍果體畏風寒唯噉椒薑氣力微弱
而膚色潤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曾傾動仙人恒
來意亦不耐每齧蒜以却之端坐靜念晝夜不眠久
住抱罕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舟
車日行七百餘里過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三
四行亦及開既至居于昭德佛圖服縷麤弊背胫恒
袒於屋內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菅爲帳禪于其中

絕穀七載常御襍藥藥有松脂伏苓之氣善能治目
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
而施散一毫無餘石虎之末逆知其亂乃與弟子南
之許昌昇平三年來至建業復適番禺住羅浮山陰
卧林薄邈然自怡以其年七月卒遺言露屍林裏弟
子從之陳郡袁彥伯興寧元年爲南海太守與弟頴
升登遊此岳致敬其骸燒香作禮右六驗出冥祥記
唐貞觀年中有河東董雄爲大理寺丞少來信敬蔬
食十年至十四年中爲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
御韋琮鞠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

王欣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囚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告欣玄欣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鈎鎖相離數尺卽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關鎖以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欣玄等至明告李敬玄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爲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爲大聖也時欣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徧畫鎖解落視之如雄異其事臺中

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免

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才旣蒞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初執拳而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父宣恢廓有大志用好學該富宗尚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博通經論大小洞明成匠道俗並聞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重慎譏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衆曰女爲戒垢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尚以聞名汗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

奉余雖不逮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參
謁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潔已清貞高蹈河東英
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滿初初於普濟寺創營
大像百丈萬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
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像造之未成也引七寶而崇
樹之修建十年雕裝都子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
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
相續不絕既寤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
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卽命工匠
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

高爽萃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
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磴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
咸積之功爲空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
命普救殷贍退靜歸閑爲而不恃卽處幽隱天懷抗
志頓絕人世不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
玄寂寵居上宰欽其令聞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客知
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
癰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
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
憂無能忤者積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

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其文斯在且沙門塵外之
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爲禦侮之卒乎遂引沙
門道遜神素等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
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
益是可甘心計城之存亾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
運也豈在三五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
隆平魏重千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
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淡圖之
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爲天下笑也貧道等但依
聖誠言行道禮誦爲國崇福冥益百姓神鬼護助寧

可索頭與頭仍爲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
未知生爲何生死爲何死積陳此語傍爲寒心素初
聞諫重積詞氣厲但張目直視曰異哉值斯人乎何
爲心氣太重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放還本寺後知其
屈詣積陳懺堯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加又舉意
輕凌雖復當時獲寢而禍作其兆卒爲城人薛宗所
害但積性剛勇志決不迴遇逢曠忿動爲魚肉旣出
家後呵責本緣挫拉元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
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
終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可自知將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委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乎告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吾將年七十刺史完吾增爲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剋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聞乎世實危脆無牢强者去終三日鐘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慕惜罕疇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俗姓樊氏雍州萬年縣人幼小出家止藍田王敘寺事沙門僧和爲師和亦鄉族所推敬奉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焰昇帳遂卽追悔和性潔無染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水洗令飲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爲

若此也誠奉佩訓勗常誦法華用爲恒式法華三昧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乘也所謂諸佛智慧般若大智於卽入淨行道重觀匠工令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陁山間谷列棟開薨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寔竒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孝靜者是張瓚父時號銀鉤罕有加勝乃請至山令受戒潔齋洗淨身口口含香汁身服新衣然靜長途寫經紙別不盈五十誠倍與直慕令精好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以已誠

每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墨之間心緣目覩略無遺
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
鼓儻下至經案復上香鑪攝靜住看自然馴狎久之
翔逝來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
唳哀號貞觀初年復畫千佛鳥又飛來登上匠背營
齋供慶日次中時怪其不來誠顧山峯曰鳥旣不至
吾不感矣將不嫌諸穢行颺施輕薄致使無徵言已
歛然飛來旋環鳴轉入香水中奮迅羽毛浴已便逝
前後呈祥重疊難述誠素善筆工鄉曲知聞山巖惡
路經偈妙辭自寫令誦皆誠筆也又自寫法華正當

露地因事他行忘以收舉忽屬洪雨滂注溝澗走往
看之案乾獨燥餘並流波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
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不損一毛信知經力又青泥
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
有尊形旣寤往開恰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
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衛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
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卽世願生兜率索水
洗訖又索終轡傍自檢校不許營厚恰至月末明相
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人未假絃歌顧侍人曰吾聞
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

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爾等好住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憂悔也言已出口光明照于楹內又聞異香苾芬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誠之誦業一夏法華斷五百徧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徧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度訖不共他言略計十年之功一萬餘徧

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耐直特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熏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輕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

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眾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慙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七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故故知抄寫淡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殷

右一驗出冥報記

神異篇第二十之一

述意部

夫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強摧侮慢挫凶銳解塵

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所以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竒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定而後空靈迹怪詭莫測其然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若其夸術方伎左道亂時因藥石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天上鷄鳴雲中狗吠虵鶴不死龜蔡千年稱爲是異未可較其聖變也今之集者且錄聲聞三五之神異若論諸佛菩薩聖德

自在不可以言知不可以心測備列諸篇不局此章矣

勸通部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連答阿難言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取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內口中其時衆生乃至無有一念驚覺往來想復念我昔在世尊前作師子吼能以須彌內於口中能過一劫若減一劫如是爲常復念往昔至於東方住彼等三千世界有一大城名曰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家我於彼中一一皆現我身而爲說法安住正法爾時阿難念

言我昔取一袈裟投置地上時大目連第一上座威
神若是既不能取乃至不能舉令離地云何手擎阿
難又念我昔居世尊前作師子吼時諸外道欲共我
較隱身說法唯除世尊一切知見大力菩薩自外所
有聲聞弟子乃至外道而問我隱沒身時住在何處
終不能知我身所在爾時大迦葉答阿難言我念一
時在世尊前作師子吼於此三千大千世界須彌諸
山之屬以口一吹能令破散乃至無有如微塵許其
有衆生住彼山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
悉滅也我又一時於此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河池諸

水乃至無量億千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
乾竭而彼衆生不知不覺我又一時在大衆前作師
子吼能於三千大千世界之內以口一吹卽令大火
熾然徧滿猶如劫燒終亦不使損一衆生竟不覺知
爾時彌勒文殊諸大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子吼便
化華聚若須彌山乃至再三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
寶蓋住虛空中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聞大衆爾
時富樓那答阿難曰我念昔時有諸衆生應以通化
者便爲彼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
爾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怕想亦不覺知唯彼衆生應

與化者乃見我手摩此世界又我能取三千世界以
手迴轉不以爲難又我能以於世尊前以一指節取
此三千世界一切水聚皆令入我手指節間無一衆
生有損滅想我又一時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
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惑不出是定皆爲除疑令
彼衆生各作斯念我蒙尊者獨住我前爲我宣說隨
機獲益無有滯礙爾時羅睺羅答阿難曰我念往昔
以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之類皆納一毛孔中我身
如本衆生不異我又一時取此大千世界所有大海
河池水聚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生無害一切水聚

各皆如本我又一時此處入禪卽於東北至一佛界
佛號難勝現身禮敬已卽還此界求栴檀香還持供
佛香氣徧滿皆作無量種種變化爾時須菩提答阿
難曰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廣若斯置
一毛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當爾之時無一衆生有
驚懼心亦不覺知已之何處我又往昔於如來前作
師子吼白言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微氣一
吹皆令散滅其中衆生不驚不迫無往來想復於佛
前能以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皆悉安置一指節端上
至有頂還來本處令彼衆生無往返想又念一時宴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三十一
一六
坐三昧見十方諸佛無量無邊百千世界各有六萬
諸佛昔所未見今皆見知以是定心復發神力至須
彌頂天帝釋邊撮取一掬栴檀末香往彼無量諸世
界中供養向時爾許如來彼界衆生皆悉明了見我
住是閻浮供養承事

降邪部

如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常供養佛法
衆僧諸婆羅門外道等皆生嫉妬共相聚集揀選宿
舊取五百人皆誦四韋陀典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
集議言阿恕伽王一切盡供養剃髮頭禿人我等宿

舊未曾被問當設何方便使彼意迴有一善祝婆羅
門語諸婆羅門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
祝力作魔醯首羅身飛行至到王宮門汝等皆當步
從我後我能使其大作供養汝等都得諸婆羅門皆
共然可到七日頭善祝婆羅門即自祝身化作魔醯
首羅於虛空中飛到王門頭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
王門頭遣人白王言虛空中有魔醯首羅將四百九
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今在門外餘婆羅門在地而
立欲得見王阿恕伽王喚使來前便喚來入坐於兩
廂牀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訊即語之言魔醯首羅何

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須答言須飲食卽勅厨中
擎五百案飲食著前魔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從生
已來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答言先不約勅不知
當食何食魔醯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食剎頭
秃人阿恕伽王卽勅一臣汝往到雞頭末寺語尊者
耶奢王宮內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魔醯首羅不
知爲是人爲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梨來爲我
驅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邪見婆羅門弟子到彼衆中
情不稱實如王所言語衆僧作如是言阿恕伽王有
五百婆羅門貌狀似人語似羅刹唯作是言正欲得

汝沙門作食上座耶奢卽語維那鳴椎集僧起辭衆
僧言我年以老耄我爲衆僧當如此事衆僧安隱護
持佛法聽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
所堪能惟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
我去如是展轉乃至沙彌十六萬八千僧中其最下
頭七歲沙彌起至衆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
大僧不足擾動我旣幼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
大衆必聽我去上座耶奢極大歡喜手摩沙彌頭言
子女應合去使人不待卽於先去阿恕伽言頗有來
者不使人答言更相推致今次最下沙彌來王作是

言大者羞恥故使小者來使作酬對阿恕伽王聞沙彌來卽出門迎坐此沙彌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瞋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尚不起迎爲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王言何以見喚王時答言此魔醯首羅欲得阿闍梨爲食隨阿闍梨欲爲作食不爲作食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卽勅厨宰擊食來與食一案食悉皆都盡如是擊五百案食與皆都未足王復勅厨家言所有餘食盡持擊來與沙彌得食忽爾都盡問言足未答言未足饑渴如本厨監白王飲食都盡王

言庫中麩脯乾食一切都來儵忽都盡王問言足未答言猶未足王答言一切飲食悉皆都盡更無有食沙彌言撮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卽時噉盡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悉皆令盡唯有魔醯首羅極大驚怖飛向虛空欲去沙彌卽時座上舉手從虛空中撮頭復噉使盡王卽時驚怕見噉諸婆羅門使盡復不噉我以不沙彌知王心念卽語王言王是佛法檀越終無損減慎莫驚怕卽語王言王能共至雞頭末寺不王言阿闍梨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沙彌卽時共王到雞頭末寺王見沙彌朝所食之食

諸衆僧等皆分共食所食五百婆羅門皆剝除鬚髮
被著法衣在諸衆僧下行末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
頭魔醯首羅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沙彌極生慙愧
我等尚不能與此沙彌共戰何況與諸大衆而其角
方猶如鶴尾俟於鑪炭猶如蚊子與金翅鳥角飛遲
疾猶如小兔共師子王角其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
量五百婆羅門心生慙愧得須陁洹道

胎孕部

如禰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
羅柰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

利於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處有雌鹿來舐即便有
身日月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
似鹿梵志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
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恐怖畏梵志瞋有餘
梵志離此住處此女往彼乞火梵志見跡跡有蓮華
要此女言遶我舍七帀當與汝火若去時亦遶七帀
莫行本跡異道而還卽如其言取火而去時梵豫國
王出行遊獵見彼梵志遶舍周帀十四重蓮華復見
二道有兩行華怪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
有此妙華彼具答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女看

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卽從梵志求索此女梵志與王
王卽立爲第二夫人後時有身相師占言當生千子
王大夫人聞已生妬漸作計校恩厚招喻鹿女左右
多與財寶日月滿足便生千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
人以物縵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著其下取千
葉蓮華盛著籃裏擲於河中還爲解眼而語之言看
汝所生唯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爲生何物而
答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言王喜倒惑此畜
生所生仙人供養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大夫人卽
便退其夫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耆延王將諸徒衆

從夫人姝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上流隨水而
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於黃雲
下見有一籃卽便接取開而看之見千葉蓮華葉葉
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
歲常貢獻梵豫王集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問言欲
作何等時王答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
有一子猶望能伏天下使來貢獻況有千子而當獻
他千子卽時將諸軍衆降伏諸國次到梵豫國王聞
軍至募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之敵都無有人能攘
却者第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云何得却

夫人答言但爲我作百丈之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臺已竟夫人在上而坐爾時千子欲舉弓射自然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慎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問言何以爲驗母答子言我若構乳一乳有五

百岐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爾非是汝母卽時兩手構乳一乳之中有五百岐入千子口中其餘軍衆無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於是和合二國無復怨讐自相勸率以五百子與親父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分閻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爾時嫉妬夫人縵他目者文鱗瞽目龍是也爾時父者白淨王是也爾時母者摩耶夫人是也諸比丘白佛言此女有何因緣生鹿腹中足下生華復有何因爲王夫人佛言此女過去世時生貧賤家母子二人田中鋤穀見一辟支佛持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中取我食分與是快士女言亦取我分并與母卽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來與辟支佛女取艸採華爲之敷艸座散華著上待辟支坐女怪母遲上一高處遙望其母已見其母而語母言何不疾鹿驟而來母旣至已嫌母遲故尋作恨言我生在母邊不如鹿邊生也母卽以二

分食與辟支佛餘殘母子共食辟支佛食訖擲鉢著空作十八變時母歡喜卽發誓願使我將來恆生聖子如今聖人是以業緣後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一作養母一作所生母以語母鹿驟故生鹿腹中脚似鹿甲以採華散辟支佛故跡中一一華生以藪艸故常得爲王夫人其母後身作梵豫王其女後身作蓮華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聖以誓願力常生賢聖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分別功德經云昔有長者名曰善施家有未出嫁女在家向火煖氣入身遂更有軀父母驚怪請其由狀其女實對不知所以父

母重問加諸杖楚其辭不改遂上聞王王復詰責辭亦不異許之以死女卽稱怨曰天下乃當有無道之王枉煞無辜我若不良自可保試見枉如是王卽檢保如女所言無他增減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對曰隨意取之用此死女何爲王卽內之宮裏隨時贍養日月遂滿產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阿羅漢道還度父母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無子祠祀天神以求係胤神卽許之遂便懷妊生四種物一者梅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寶囊四者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兒子

更生餘物便到神所重求所願神即語言汝欲得子何物稱益答曰子當使令給養吾等神云食此米升用之無盡甘露蜜瓶食之無減而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子豈能辦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如言不虛遂成大富不可算計國王聞之即遣眾兵欲往攻奪其人擎杖飛遊擊敵摧破強眾皆悉退散其人歡喜無復憂患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校譌

第十二紙

九行諫者南藏作陳首

第十四紙

十八行奮此藏作奪

音釋

嗤赤脂切笑也
 獲胡郭切求也
 舳直六切持柁處也
 噴丑亞切居頰切
 也居頰切草名
 也切屋棟也切異也

餽笑也
 獲胡郭切
 舳直六切
 噴丑亞切
 也居頰切
 也切屋棟也

餽笑也
 獲胡郭切
 舳直六切
 噴丑亞切
 也居頰切
 也切屋棟也

餽笑也
 獲胡郭切
 舳直六切
 噴丑亞切
 也居頰切
 也切屋棟也

餽笑也
 獲胡郭切
 舳直六切
 噴丑亞切
 也居頰切
 也切屋棟也

餽笑也
 獲胡郭切
 舳直六切
 噴丑亞切
 也居頰切
 也切屋棟也

餽笑也
 獲胡郭切
 舳直六切
 噴丑亞切
 也居頰切
 也切屋棟也

餽笑也
 獲胡郭切
 舳直六切
 噴丑亞切
 也居頰切
 也切屋棟也

餽笑也
 獲胡郭切
 舳直六切
 噴丑亞切
 也居頰切
 也切屋棟也

常熟居士嚴澤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三十六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州趙之昂書
 上元李再禎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